

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美国反恐战略评估*

赵葆珉

摘 要: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反恐战争重心转移到阿富汗。与小布什不同,奥巴马反恐面临三重挑战,即振兴国内经济、结束反恐战争以及应对新兴大国群体的崛起。阿富汗战争久拖不决,奥巴马增兵重蹈前苏联覆辙,陷入泥潭而难以自拔,伊拉克战争的混乱局面继续在阿富汗延续,成为消耗美国力量的另一大困局。2010年中期选举败北之后,奥巴马的权力基础被削弱。在反恐战争第二个十年,阿富汗战争与美国经济的衰弱一道将继续加速美国在全球的衰落。

关键词: 奥巴马政府;反恐战略;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霸权

作者简介: 赵葆珉,博士后,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69)。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1)02-0061-07

中图分类号: D815.373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自冷战起,美国霸权战略的根基是主导欧亚大陆。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分化了欧亚列强,同时以军事优势围困中俄这两个“巨人”^[1]。反恐战争原本隐含着美国这一根深蒂固的战略图谋,但与此战略构想迥异,恐怖主义却成为与美国霸权较量的最强劲对手。伊拉克与阿富汗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分隔线”。两千多年来,这块亚洲腹地的冲突由来已久,形成天然的“死亡地带”,号称“帝国坟墓”。反恐战争使美国陷入了亚洲腹地这片地缘政治流沙,牵制了两任布什政府,也使奥巴马新政陷入困境。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充其量只是缉拿恐怖分子的追缴行动,或是对巴格达的武装进军,却演变成一场久拖不决的持久战争。持续的混乱动摇了单极体系的根基,拖垮了唯一残存的超级大国,它对美国的战略牵制以及对新兴大国崛起的影响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晰,这个超级大国的衰落已成为盖棺定论。

一、混乱的反恐战争

在单极独霸的幻觉中,美国过于迷信自己的武力,导致盲动和放纵。美国依仗军事威力四面出击,借反恐之名行扩张之实,在大国权力消长的敏感时刻投入一场军事博弈,在战略缺失的危机中步步沦落。美国将与政治化的伊斯兰力量之间的对抗简化为军事较量,有其穷兵黩武的自然需要。可以说,反恐战争是美国与自我的精神之战,美军疲于奔命,不衰不止。

1. 反恐战争的战略误区

二战后，核武力渗入美苏权力争夺形成核威慑下的冷战均势，核均势成为冷战政治的主宰因素。大国军事竞争从此丧失了由来已久的战略意义。大国战争传统上是大国浮沉的根本手段，新霸权的上升与旧霸权的衰落通过战争手段戏剧般地实现，攻城掠地的势力范围争夺是大国权力扩张的不二途径。在核均势之下，由于大国不能运用军事手段直接打击竞争对手，军事较量与地缘政治争夺不能生成直接的战略效力，军事手段退化为外交筹码。美苏竞争陷入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僵持，陷于殊死无情的战略对耗。经济力量支撑大国持久争夺的财富基础，具有终极决定性意义。美国依赖经济的创造力在一场持久的大国对耗中拖垮了苏联，美苏竞争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活力，这一事实已被冷战的结局所证明。

由此可见，单极体系潜藏着根本缺陷，具有强烈的过渡色彩。苏联解体并未终结大国核均势，单极体系与反恐战争即在这一宿命下展开。美国不能剥夺列强的核武库，建立真正的帝国控制，美国强权于是陷入尴尬境地，注定了扮演悲剧性角色的命运。由于核均势在大国关系中遏制了美国的军事优势，使它陷入无用武之地。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客观上需要敌人来释放军事潜力，美国强权即塑造出恐怖主义这一敌人，但事实上美军是在与自己的“影子”作战。恐怖主义使用暴力手段达成政治目的，它缺乏国家实体和统一的权力重心，其极端思潮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使它拥有决心和生命力，从而满足美国需要无限敌人的渴望。但是，反恐战争缺乏清晰的作战目标与合理的战略期望，有着根源于美国军事尴尬的强烈动机。^[2]苏联解体之后，由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牵制或抗衡美国的超级力量，现实的逻辑只能是：等待经济力量的缓慢变迁侵蚀削弱美国的力量优势，或无休止的扩张稀释美军力量、挫败美军锋芒，恢复大国间自然的力量平衡。恐怖主义释放出美国的军事暴力。借助反恐战争，美国向传统军事帝国迅速蜕变，迸发出一股貌似强大的总体性力量。在这一力量的幻觉之下，美国本能地延续以军事威慑成功压倒冷战对手的旧模式，以武力拓展霸权，踏上了以军事扩张寻求权力优势之路，重蹈了传统帝国衰落与苏联崩溃的覆辙。

美国踏上反恐之路，背负新兴大国崛起的强劲压力，战略上腹背受敌。伊拉克战争更是“画蛇添足”。在攻占喀布尔之后，美军没有追歼塔利班残余，而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伊战，最终陷入无法脱困的消耗战。欧亚腹地传统意义的地缘政治要冲历来是大国逐鹿的焦点，但在后冷战时代以经济为核心的竞争中几乎丧失了战略价值，在此维持有限的军事存在不产生任何战略效应。伊斯兰极端力量陷美军于无用武之地，挫伤了美军战略士气，冲淡了美国对潜在力量中心的战略压力，引而不发的武力威慑不复存在，美国赚得小胜，输了大战略。出兵阿富汗迄今十年，新兴大国纷纷脱颖而出，而美国同时陷入两大泥沼。

关于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的反恐战略，学界研究成果颇丰，如金良祥的“解读美国反恐兵力部署政策调整”^{[3]32-37}，刘锦前的“浅析美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新战略”^{[4]38-43}等，但对其作深入的学理研究仍有较大空间。

反恐战争在欧亚大陆的死亡地带制造了权力真空，打乱了自然的权力秩序，成为恐怖主义滋生和蔓延的温床。美军劳师远征，对内违逆民意，对外被视为占领入侵。阿富汗地形险固，有长期冲突战乱的历史，缺乏根本有效的治理，长年战乱、陷入瘫痪的社会成为塔利班势力蔓延的策源地。伊拉克是多重力量争斗与宗派倾轧的国家，美军摧毁了强权下的统一秩序，催生了大量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动荡因素。经过七年多的血腥战争，伊拉克未能实现长治久安。在萨达姆政权崩溃的混乱中涌现的各色武装拥兵自重，教派争夺依旧，形成新的安全隐患。以“基地”组织为纽带，伊拉克与阿富汗形成联动，反恐战争势成“黑洞”。

美国失误的政治与军事措施加剧了反恐混乱。美国将民主改造当作医治恐怖主义的良方，按自己的观念判断阿富汗和伊拉克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用自己的选择塑造两国重建。这种思维在战略文化迥异的伊斯兰世界南辕北辙。美国推翻了有效维持政治秩序和社会运转的中央集权，推行

多元民主，催生了动荡的弱势政府，成为恐怖暴力不断的根源。美国在阿富汗局势尚未稳定，就匆忙发动伊拉克战争，致使塔利班养成气力；在伊拉克局势粗定时，不顾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对立掣肘、拥兵自重的隐患，又将战场重心东移。这种浮躁轻率之举，既表现了战略上的短视，也凸显了美国国力透支、捉襟见肘的窘境。

反恐战争时代崛起的新兴大国，要实现单极体系向多极世界的过渡，崛起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必须面对一大战略性缺陷：即对美国首次核打击构成可靠的核威慑。俄罗斯核力量在后冷战初期曾是确保全球战略稳定的核心力量，源自俄罗斯核实力的下降及中国核力量现代化步伐的迟滞，核力量对比失衡，俄中及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美国的核阴影之下。反恐战争使新兴大国得以增强其核力量的规模和戒备程度，制衡了美国的核讹诈。

2. 反恐战争的灾难性后果

反恐战争重演越战噩梦。它改变了美国行使霸权的方式——美国借助于赤裸裸的军事暴力展示威力。越战惨败使美国用兵节制审慎，但这一传统被冷战的胜利埋葬了。越战使美国经济滑坡，美元霸主地位遭受重击，改变了美苏争夺的态势；反恐战争凸显了美国军事上的局限，动摇了美国军事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毁灭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因冷战胜利而生成的道德权威，美国霸权的道义基础与信仰根基被摧毁。可以说，越战毁灭了美国借两次世界大战打造的军事威望，反恐战争摧毁了美国因冷战获胜而铸造的无敌威名。持续 20 年的美国战略进攻期结束了，战略主动权转移到新兴大国手中。

反恐战争及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加剧了始自越战的美国经济衰落进程，削弱了美元霸权的信心。越战后美国负债维持霸权，规避监督约束，陷入负债放纵挥霍、急功近利的歧途。美国制造全球流动性，攫取丰厚的“铸币税”，冲销债务并转嫁财政负担，以支撑入不敷出的国家预算与漫无节制的过度消费。美元霸权特有的自我腐蚀作用，蕴涵着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反恐战争与金融危机如影随形。美国学者约斯蒂格利茨坦言，反恐战争依赖银行借贷，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逆转了克林顿政府的财政赢余，使美国坠入负债的深渊。^[5]同时，久拖不决的反恐战争成为压垮美国金融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国深陷反恐泥潭，背负了伊拉克与阿富汗的重建重任。美国因愤怒兴兵阿富汗，因轻率打击伊拉克，两场战争同时打成持久消耗战。美军在阿富汗干预了自然的权力平衡，将自己的战略信誉与卡尔扎伊政权联系在一起；美军在伊拉克打烂和占领了一个主权国家，它必须建立后美军时代能够生存的本土政权。在衰落的背景下，美国不能无限期支撑下去，但要减少美军规模，必须扩充两国的安全力量，而这就意味着政治与军事重负。伊安全部队装备不足，且遭到宗教和民族武装的渗透，难以支撑脆弱的政治进程；阿富汗权力结构分散，政府软弱腐败。两国在美国的支持下维持政权，同时，美军存在也是引发动乱和冲突的根源。

美国战略地位正遭受反恐战争与经济衰落的双重侵蚀。久拖不决的反恐战争成为束缚美国的战略绞索，而经济衰退也蚕食着美国强权的经济基础。超级军力既不能摧毁恐怖网络，也不能阻止经济力量不断消长引发的权力转移。恐怖主义有其滋生的根源，结构分散，生存能力强大，大规模军事打击无能为力。美军依赖暴力反恐，忽视政治与经济重建，挫伤了伊斯兰世界的民心。而失去凌驾于全球市场的经济主宰地位，美军事优势将逐渐被侵蚀。历史上的衰落大国为阻止权力优势逆转，经常借助于军事掠夺摆脱经济困境，或通过战争手段遏止大国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但在核均势之下，战争手段不能撼动经济力量缓慢转移带来的大国权力消长。

反恐战争是军事、政治和经济大灾难，美国所有的困境都源于无战略盲动。冷战胜利使美国的威望和权力达到顶点，这是“皮洛斯特”的胜利^①，美国一直在透支力量。反恐战争打破了冷战

① 指代价惨重、得不偿失的胜利。

胜利的和平红利与新经济的外溢效应，美国又回复到以往的衰退进程中，实力不断滑坡，经济萎缩并由于道义威权丧失而失去了意识形态屏障。固守单极霸权、迷恋暴力的美国陷入孤立，不能取得世界政治的支持。冷战后唯一残存的、最具威胁性的超级强权被牵制、最终消耗在欧亚大陆的遥远腹地，这一进程与新兴大国挟经济的强劲崛起冲销美国的战略优势同步，这两大潮流的迭加效应致使美国强权急剧没落。

二、阿富汗：新战略泥潭

1. 奥巴马重蹈小布什覆辙

奥巴马新政蕴含着战略性机遇，即美国可以回到根本重新审视反恐战略。但挣扎着从灾难性冒险战争中脱身的奥巴马，依然使美国陷入了新的鹵莽战争。小布什政权末期开始寻求退出，民主党新政权意味着反恐战略的另一选项。外交政策建立在国家实力与对外目标的平衡上。根据实力调整对外政策，是大国政治不变的法则。在奥巴马时代，世界权力对比萌动着冷战结束以来最急剧的变动，反恐战争也被迫适应这一日益显现的战略背景。奥巴马重新配置反恐资源，转兵阿富汗，尝试着缩小反恐范围。虽然有些姗姗来迟，美国似乎被新的全球现实所“唤醒”，10年前四面出击的气势不复存在。

奥巴马重蹈小布什覆辙。美国在伊拉克避免彻底失败，但并未吸取教训。小布什反恐着眼于军事胜利，轻视战后政治重建与稳定，而恰是这种轻率，使美国陷入了伊战困境，至今不能脱身。奥巴马称阿富汗战争是必要之战，他开辟了新的战场。如果说从伊拉克撤军是战略收缩，而增兵阿富汗则与此意背道而驰。反恐战争重新成为奥巴马的战争，以变革为旗帜的新总统步小布什后尘，顺应了美国霸权的反恐逻辑。在外交政策上，奥巴马不能从根本上与小布什决裂，他的困境不仅是小布什的政治重负与轻率造成的，这背后有着更深的原由，即美国霸权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经济强权一直是战后美国体系的基石，美全球存在与战略争夺依赖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的经济基础。促使经济恢复活力是阻止美国实力下滑的核心，奥巴马政府选择升级反恐战争，企图依赖短期刺激重振经济。但急功近利的刺激方案不能奏效，而是带来庞大的赤字，为经济振兴埋下隐忧。核均势下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推动全球力量变迁的因素不是军事胜利或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易手，而是经济力量的消长，这是战后核均势诞生以来国际体系力量结构所独有的。后冷战时代，大国战略僵持的持续与经济力量的快速消长带来全球力量结构性的变迁，美国与此潮流背道而驰，付出惨重代价。

小布什反恐误入歧途，奥巴马也陷入“战略漂流”，反恐形势每况愈下。美军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长期驻扎，制造出更多的恐怖分子，意味着更多的战斗、伤亡和消耗。被美国遏制的力量纷纷脱颖而出，冷战后第一次出现不受美国牵制、自主发展的力量中心。美国不再是威力无限、自行其事的霸主。奥巴马的政策目标不断受到内外牵制，每一项行动都由于小布什遗留问题遭遇阻力。国内问题堆积如山，全美失业率一再刷新，经济复苏前景暗淡；伊安全形势依然脆弱，撤军只是掩耳盗铃；而阿富汗迄今没有和平。塔利班藏形、融化于民众之中卷土重来，表明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掌握在它手中。

塔利班具有民族运动与反美圣战的双重色彩，伊斯兰教是塔利班赖以存在的生命源。阿富汗成为吸引决心与西方军队作战的圣战者的磁石。^[6]在阿富汗战场，美军具有绝对的物质优势，而精神因素在塔利班一边。战争中物质力量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7]塔利班没有战略后方和精良装备，以弱敌强，把反美战争支撑到现在，确实有着

坚韧的精神意志和强大深厚的民众基础。阿富汗是天然的游击战场，严酷险峻的地理环境消耗了美军军力，而塔利班创造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他们在与美国比拼耐心和时间。美军存在一天，战争就会持续一天。在这种战争中，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不再是决定性的，而只是为政治上取得成功创造条件。

奥巴马新政凸显了美国的战略困境。反恐战争是一次盲目的帝国复仇行动，美国陷入战争泥淖，不仅因为它怒而兴兵，不顾利害，也根源于美国朝野根深蒂固的对军事暴力的迷信。同小布什在伊拉克一样，奥巴马在阿富汗赌上了他的“政治生命”，也赌上了美帝国剩余的元气。面临反恐战争、经济衰落与新兴大国崛起的多重挑战，奥巴马并未适应美国衰落的力量现实，选择在战争中显示强硬姿态，以期赢得行使权威必须的民意基础。他必须在阿富汗取得最低限度的体面和平。奥巴马增兵阿富汗长久举棋不定，显示了面临困境的深度与决策的艰难。塔利班势力日益增强，阿富汗政策遭遇瓶颈，加剧了美国全球野心在国际舞台上面对的巨大战略风险。^[8]

2. 奥巴马进退失据

与小布什相比，奥巴马的选择更为狭窄，面临的困境也更为险峻。反恐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白宫与军方之间就战争战略引发尖锐冲突，失败情绪笼罩美国民众，而时间在塔利班一边。奥巴马的挑战是，迎合民意并排除党派权力倾轧的困扰，稳定阿富汗形势并从战争泥沼中抽身，让经济休养生息。两难选择已经出现。增兵包含巨大的政治风险，不但激起民意的强烈反抗，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也可能重蹈英国、前苏联无限期陷入战争泥潭的覆辙；而放弃军事行动，撤出阿富汗，则反恐战争半途而废。塔利班入主喀布尔，更是美国的军事与政治灾难。而美军在阿富汗的失败，可能成为帝国覆灭的前奏。

奥巴马的阿富汗新战略宣称增兵撤军，将战争过渡给本土政权。新战略是结束战争的赌注，寄望于速战扭转战局，则是浮躁轻率之举。面临严峻的形势提出撤军时间，表明白宫决策目标锁定为体面撤军，已丧失了取胜的意志。经过十年挫折，美军锐气全失，民心士气消沉，而经济衰落，战线拉长，反恐战争已成虎头蛇尾。确定撤军期限，只会坚定塔利班的抵抗意志，动摇盟国的战争信心。打击反叛力量的行动经常是持久和代价高昂的，而美军跨洋作战时补给不畅，且无法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尽快结束战争。以十年疲惫久战的军队，附以狐疑避战的盟军与积弱腐化的阿富汗政权，对垒战术精良、为生存而战的塔利班，这一切决定了美国的新战略根本不能奏效。

奥巴马新战略是小布什浮躁轻率反恐的翻版，凸显出奥巴马无法求变的窘境。美军新战略背后，是内外交困的无奈与对战争前途的固执。奥巴马试图增兵，以可接受的代价换来体面撤退。而为了不刺激民意的方式增兵，这种“添油灯”式的战术只会重蹈越战逐步增兵而陷入漫长苦斗的覆辙。阿富汗政府与军队脆弱，无法获得合法性。若缺乏有效合法的政治体系，军事行动便毫无意义。北约报告表明，塔利班日益赢得民心，而外国军队被视为“必然的祸害”，美国与其盟军无法在阿富汗取胜。^[9]驻阿美军指挥官也坦承，新战略并无胜算。^[10]而曾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将军则警告，美军陷入不可能获胜的战争，苏联失败的历史将在阿富汗重演。^[11]

阿富汗新战略对于奥巴马与美帝国的命运都是冒险行动。战略盲动早已决定了反恐战争的结局，战争展开阶段所犯的 error 是永远不能弥补的。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实力从巅峰下滑，且仍背负着全球政治与军事霸权重负。在美国国力全盛时期，美国尚需血战经年，才能打出脆弱的伊拉克和平。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削弱的今天，阿富汗对美国已成鸡肋。用战争手段打击恐怖主义是南辕北辙，而争取民心，断绝恐怖源头，也意味着无尽的伤亡与财富消耗。美国迄今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场付出数万人伤亡和耗费万亿美金的沉重代价，仍不能肃清恐怖势力。投入更多兵力只会加剧阿政府对美依赖，更深地陷入战争泥潭。

美国民众政治与权力架构包含巨大的机制性缺陷，成为奥巴马施政的阻力。多元决策和议会政治牺牲了决策效力，国家机器及其原则沦为党派权力争夺的工具。美国自由开放的传统及透明决策，加剧了民意与党派内讧的阻力，堕入体制性陷阱中，丧失了拨乱反正的能力。奥巴马满足民众对救世主需求的同时，背负起沉重的民众压力。民意的分裂、浮躁与短视使政府不能致力于长远目标，而忽视严重的战略危机带来更大的威胁。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弊端依旧，两党鸿沟扩大，而失去参众两院的绝对多数席位意味着奥巴马更加举步维艰。在朝野多元权力博弈中，奥巴马可能难以驾御美国的军事政治体系，行使独立的外交决断。

奥巴马陷入冲突的夹缝中。支撑奥巴马新政的是被迫改弦更张的无奈与继续谋求霸权的固执。“9·11”伤痛仍在，美国不能放下超级大国的包袱，反恐战略不能推倒重来，且不能单靠军事手段解决。军事力量既不能解决阿富汗的长期混乱与民众的普遍困苦，又不能断绝塔利班势力蔓延的根源，这意味着美军被迫在此长期维持。美一位外事官员因反战而辞职，他对美国在阿富汗存在的“战略目的感到不解”，他辞职的原因“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12]反恐战争是场绝望的、无法赢得的战争，美国不该闯进阿富汗，更不可能廉价撤出。奥巴马不能与塔利班达成政治妥协快速撤军，因此无论怎么选择，美国都注定要输掉这场战争。

除非遭受惨败，美国不会有断腕的战略勇气。阿富汗战争将始终笼罩在国内经济衰退、伊拉克冲突隐忧和新兴大国强劲崛起的阴影之下。奥巴马掣肘于内讧、民调支持率和短期政治要求，既不能迅速撤军，也不能全力以赴，只会长期拖延下去。因内外交困而孤注一掷，决定了美国将在阿富汗长期深陷战争泥潭、最终惨败收场。美国衰落在遭遇伊拉克惨败之时就已清晰地显现出来，而即将到来的阿富汗失败则是钉在这具“伊拉克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13]多少大国在阿富汗折戟沉沙，美国恐怕也难逃此一厄运。可以预见，阿富汗战争将成为压垮美国霸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结语：美国霸权悄然成为历史？

遭遇金融危机与反恐战争败北，权倾一时的美国霸权濒临瓦解。美国的困境是长期趋势与经年丧失政治能力的累加效应。“9·11”之后美国以最具毁灭性的方式展示军力，因过度扩张而陷入衰落，重蹈历史上大国衰落的覆辙。^[14]¹⁴⁻²⁴ 20年单极霸权突然结束使美国无所适从，长期单极思维造成战略贫困，在格局转换的大动荡时代迁延苟安。小布什劳师袭远，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泥潭，奥巴马仍然选择升级阿富汗军事行动继续小布什的政策，他不能挣脱落伍的美国霸权观念的羁绊，错失了在阿富汗重新规划美国外交的良机。小布什经过伊战抛弃了单边主义，奥巴马也可能必须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帝国虚荣注定了美国无法超越自身，不能毅然选择彻底的自主收缩。执掌霸权太久了，以至于无法改变自身。只要美国沉迷于单极霸权，贪恋既得利益，变化即不可能，而内外交困的形势必然持续，朝野交锋与冲突也将扩大。^[15]美国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在混乱中徘徊。越南战争扼杀了约翰逊伟大社会的梦想，阿富汗战争阻止奥巴马重振美国经济。70年前的珍珠港事件将美国从孤立主义拖入二战，从此美国奉行全球干涉主义；“9·11”事件与随之而来久拖不决的反恐战争，将是一个大时代的开始，成为美国被迫从全球后退、回归民族国家的起点。^[16]

反恐战争以“9·11”始，以金融危机为高潮，是美国霸权走向破灭的十年。一个大国由于骄狂而滥用武力，直至扩张过度、力量稀释，最后由于竞争者的崛起而衰落，这是历史上不断重演的悲剧。^[17]

[参考文献]

- [1]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 王义桅, 唐小松,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2] David W. Orr. The Last Refuge: Patriotism,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n Age of Terror [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5.
- [3] 金良祥. 解读美国反恐兵力部署政策调整[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9 (6).
- [4] 刘锦前. 浅析美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新战略[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9 (6).
- [5] 约斯蒂格利茨. 后伊拉克时代美国加紧防范中国? [EB/OL]. [2009-12-02].
<http://www.globalvideojournalism.com/view.asp?id=12417>.
- [6] 畅征. 美国打了八年的阿富汗战争如何收场[J]. 领导科学, 2009(9).
- [7] 陈景彦. 国际资本对日俄战争的影响[J]. 东北亚论坛, 2007 (4).
- [8] 奥巴马放弃美世界宪兵角色? [N].参考消息, 2009-09-04 .
- [9] 北约报告坦承无法在阿富汗取胜[N]. 参考消息, 2010-03-23.
- [10] 杨晴川.新政策, 老难题. [EB/OL]. [2010-08-02].
http://www.s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12/02/content_18395396.htm.
- [11] 田栋栋. 美国在走苏联在阿的老路[N]. 新民晚报 2009-12-3.
- [12] 美官员认为阿富汗战争没有前途辞职. [EB/OL]. [2010-2-12].<http://www.counsellor.gov.cn/Item/4290.aspx>.
- [13] 奥巴马放弃美世界宪兵角色? [N]. 参考消息, 2009-09-04.
- [14]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 [15] Michelle Malkin. Culture of Corruption: Obama and His Team of Tax Cheats, Crooks, and Cronies [M].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er, 2009.
- [16] Stanley Allen Rensho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Reassessing the Bush Doctrine [M]. Milton Park: Routledge, 2010.
- [17] 时殷弘. 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From Iraq to Afghanistan: Review of American Anti-terrorist Strategy

ZHAO Baomin

Abstract After the launch of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focus of American Anti-terrorist War was shifted to Afghanistan. In contrast to Bush, Obama faced a three-fold challenges: rejuvenation of US economy, getting along with party feud and tackling the question of group rise of the emerging powers. The protracted Afghanistan War repeated the strategic disasters of the erstwhile Soviet Union; the chaos caused by the Iraq War continued. The defeat in the mid-term election weakened the power base of Obama, who was already afflicted by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headaches.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Anti-terrorist War, the Afghanistan War, along with the decay of the economy, will continue to quicken the pace of American decline.

Key Words Obama Administration; Anti-terrorist Strategy; Iraq War; Afghanistan War; US Hegemonic Power

(责任编辑: 杨 阳)